

危险的

【日】东野圭吾 著

星野空译

危険なビーナス

维纳斯



巨 东野圭吾 著

星野空译

危险的 维纳斯

危険なビーナ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险的维纳斯 / (日) 东野圭吾著; 星野空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12 (2019. 1 重印)

ISBN 978-7-5596-2328-7

I. ①危… II. ①东… ②星…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071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8-7879 号

《KIKEN NA BIINASU》

© Keigo Higashino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8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危险的维纳斯

作 者: (日) 东野圭吾

译 者: 星野空

责任编辑: 杨芳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328-7

定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东野圭吾 著

星野空译

危险的 维纳斯

危険なビーナ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危险的维纳斯 / (日) 东野圭吾著; 星野空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12 (2019. 1 重印)

ISBN 978-7-5596-2328-7

I. ①危… II. ①东… ②星…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071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8-7879 号

《KIKEN NA BIINASU》

© Keigo Higashino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8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危险的维纳斯

作 者: (日) 东野圭吾

译 者: 星野空

责任编辑: 杨芳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328-7

定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危险的维纳斯

东野圭吾

1

这一天，第二位患者是一只黄虎斑公猫。虽然很明显是只土猫，但从长相来看，或许还混了些阿比西尼亚猫的血统。它看着伯朗的脸，仿佛感到了险恶的气息，发出“呜——呜——”的低吼。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出手就是愚蠢的行为，猫咬人的速度绝不可小觑。如果手指关节之类的被咬到，可能会发肿以致一个星期都没办法工作。

“没事的噢。”伯朗对猫说，“我什么都不做，就稍微看看。”

“真不好意思。”抱着猫的女人道歉。她虽然看起来年轻，但实际年龄或许已经三十过半。黑色的长发很衬她的瓜子脸，也算是个美人了。虽然伯朗特别地想问她是不是单身，但因为荫山元实就在一边所以忍住了。这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虽然也是相当标致的冰山美人，但言行却比她的外表更为辛辣冷静。她显然会说：“要是你被告性骚扰可是会输的。”

猫看来渐渐恢复了平静，伯朗对他的助手说：“荫山君，把猫抱起来看看。”

“是。”荫山元实的声音干巴巴的，她朝着女饲主伸出双手。女饲主小心翼翼地递过猫。猫被初次见面的女助手抱住，显得很老实。

“给我看看屁股。”

听到伯朗的话，荫山元实挑了挑眉，但还是默不作声地把猫放上

了诊疗台，并让它的臀部对着伯朗。

“原来是这么回事。”伯朗嘟哝了一句。猫的肛门旁有一道裂开的伤口，他很熟悉这个场面。

“肛门囊破了。啊，你知道肛门囊吗？”

女饲主缩着脖子点了点头。

“我上网查过，就是会分泌臭东西的地方吧。”

“对，对。”伯朗说。网络真是方便，多亏了它，自己才不用对外行从头解释。

“肛门囊里有肛门腺，是生成分泌物的。虽然有用来排出分泌物的出口，但如果那里发生堵塞，肛门囊就会肿起，最终破裂，所以为了预防这一点，就要定期挤压清理肛门腺。你平时没有做吧？”

“对不起……”女人有些抱歉地低声回答。

伯朗摆摆手。

“有很多人不做，因为有很多猫不做也没事。如果分泌物比较干就不容易堵塞，但这个小家伙是必须做的。我认为这次破裂的一边最终要做手术摘除，但肛门腺有左右两边，你最好当心别让另外一边也破裂。”

“我会照做的，要怎么挤压呢？”

“这个之后说吧。总之，先治疗破裂的地方。”伯朗指着猫的臀部说。

在患处周围打了麻醉针之后，荫山元实开始用电推剪给猫剃毛。正当伯朗一边看着粉色的皮肤渐渐显露，一边思考处理步骤时，前台的电话响了。他皱着眉咂了咂嘴。虽然接电话是荫山元实的工作，但她现在抽不出手。她一言不发，继续操作着电推剪。

伯朗开门走到前台，拎起不停作响的电话听筒：“您好，池田动物医院。”

一瞬间，他感到对方似乎抽了口气。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叫手岛伯朗的人？”对方是女性，语速飞快地询问，听起来似乎很年轻。

“我就是手岛。”

伯朗回答后，对方轻呼道：“啊，找对了！”

“嗯？”

“啊……不好意思，我叫矢神枫。”

“矢神？是那个矢神吗？”

“是的，就是那个矢神。”

这个姓氏他很熟，但伯朗不记得听过“枫”这个名字。

“请问，您是哪边的矢神女士？”

“我是明人君这边的矢神。”

“我弟弟的？”

“是的，我是明人君的妻子。初次问候，大哥！”语气强烈的问候语。

伯朗用力握紧了听筒：“那家伙……结婚了吗……”

“我们是在去年年末办的婚礼。明人君还是没有和您联络啊，他明明说过要通知大哥的。他有时候就是这样，脑子是很好，但对优先级靠后的事就不上心。”

通知哥哥自己结婚看来似乎是优先级靠后的事。

嗯，或许就是这么回事。伯朗暗忖，假设自己结婚，估计也会拖着不告诉明人吧，虽然他完全没有结婚的计划。

“那真是恭喜你们了。”这语气连他自己都觉得毫无诚意，“礼我可是要送的。那个，送哪里好？”

虽然关系疏远，但听到自己的弟弟结婚总不能毫无表示。他伸手拿过一旁的便笺。

“啊，礼就不用了。我们全都谢绝了。”

“啊，是这样吗？”

他把便笺放回原处。既然说不用，那他也不会强送。

伯朗回头看看诊疗台，荫山元实已经给猫剃完毛，正和女饲主一起满脸狐疑地等着他。

“我知道了，你们结婚的事我已经知道了。祝你们幸福！”

他结束了对话正要挂电话，却被阻止了。“啊，稍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可是关键的事我还一点儿都没讲。”

“还有别的事吗？我正在工作，患者等着呢。”

“对不起！您既然不知道我们结婚的事，就表示您最近没有和明人君聊过吧？”

“别说最近，都好几年没有说过话了。”

“是这样吗，那果然……”对方刚刚还劲头十足的声音这时听起来有些消沉。

“明人他怎么了么？”

“是的，他……”她顿了顿，似乎是在平复心情，然后继续说道，“明人君……失踪了，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

伯朗的父亲名叫手岛一清，是个画家，但伯朗几乎不记得他，因为他在伯朗五岁时就去世了。照母亲祢子的说法就是，既没有名气，画的画也完全没有销量。

支撑手岛家生活的，是当过护师的祢子。当时还是被称为女护士。除了绘画再无所长的一清自然完全不碰家务，可想而知，当时身兼工作与主妇之职的祢子一定过得相当辛苦。

两人相遇的地方是祢子工作的医院。据说是一清因盲肠炎而住院时，祢子看了他在病床上所画的画后不由自主地搭了话。

“第一次看到你爸爸的画时，我觉得他一定会出名，会是一个成功的画家。唉，没眼光真可怕。”

和祢子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她的表情开朗而愉快。虽然她不顾周围人的反对嫁给了无名画家，但似乎并不曾因此而后悔。

结婚后第三年，他们有了孩子。伯朗这个名字好像是祢子想出来的，取了“画伯”这个与丈夫无缘的称呼中的“伯”字，再组合上巨匠毕加索的名字“Pablo¹”。“取名的时候已经有一半是自暴自弃了噢。”祢子神态自若地向伯朗解释。

虽然伯朗几乎没有和父亲有关的记忆，但他还记得在小小的出租房，爬上楼梯，拉开隔扇，就能看到父亲对着巨大画布的瘦小背影。

那是一幅奇妙的画，似乎像图形，又似乎只是单纯的花纹，虽然已经无法再清晰地忆起，但他还记得自己每次凝视它时，都会感

1 日文中“lo”的发音和“朗”一样。

到眩晕。

“你在画什么？”他记得自己这么问过。

父亲转过身，颇有深意地笑着说：“爸爸也不明白噢。”

“你在画你也不明白的东西吗？”

“我在画我也不明白的东西噢。不，或许是被要求画的吧。”

“被谁？”

“不知道，可能是上帝。”

这一番交谈是实际发生的对话，还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篡改的记忆？伯朗自己都没有信心。毕竟，那是三十三年前的事。

那幅画没有完成。

他隐约知道父亲生病了。因为父亲除了画画，大部分时间睡在被子里，还经常抱着头趴在地上。

一清是在一个寒冬的早上离世的。他看起来仿佛只是睡着了，衲子在他的身边打着电话。或许是由于她的护士工作，她并不慌乱，说话也很冷静。没多久，警笛声响起，救护车赶到，却没有人把一清的身体抬出去，大概是已经确认了他的死亡。

一清葬礼的情形，伯朗基本没有印象。据衲子说，他在开始念经后就睡着了。然后他被抱去了其他房间，一直到晚上才醒。

伯朗是在上小学后才知道父亲得的什么病。衲子告诉他那是脑肿瘤。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已经懂得癌症是一种可怕的病，所以当他知道那竟然形成在脑子里时，感到非常吃惊。回想起父亲抱着头的样子，伯朗不由得心生恐惧。

据说一清是在伯朗两岁的时候发病的。因为他常说头疼，就去衲

子工作的医院接受了精密检查，结果查出了恶性肿瘤，而且是在手术极端困难的部位。医生似乎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思考怎样才能让他度过幸福的时光吧。”这就是所谓的无计可施吧。

也就是说，伯朗记忆中的一清，是在对自己的死期有所觉悟中过着每一天。禊子也是，她知道自己处于丈夫随时都可能倒下的状况。但伯朗在和双亲共处的时间里，从没有感到过丝毫阴沉，一清本人自然不用说，或许连禊子也都努力地想要让一家三口所剩无几的时光能够愉快度过吧。即使是如今，每当伯朗思及此事时都会感到胸口难受，他为自己的一无所知而羞愧。

贫穷的画家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遗产，但壁橱里还是收着好几幅卖不掉的画。伯朗偶尔也会看看那些画，多数是笔触细腻的静物画，但遗憾的是没有一幅能打动人心，唯有父亲最后那幅未完成的画给人的印象异常深刻。

据禊子说，一清开始动手画那幅画是在脑肿瘤发作的两年后。在那之前，他擅长的明明都是静物画，却突然画起了那样的抽象画。禊子说：“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理由。”

“会不会是因为对死有了觉悟，所以突然灵光乍现？他好歹也是个艺术家嘛。要不就可能是想在死前画一幅和迄今为止自己的作品全然不同的画。”

伯朗讲了一清说过他在画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还说或许是被上帝要求画的。母亲点了点头回答：“或许就是那样的。”

虽然父亲去世了，但手岛家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赚生活费的本来就是禊子，而少了一个人以后，经济上还多少宽裕了点儿。

伯朗并没有感到过窘迫。

在衞子工作的时间，伯朗就被托付给住在附近的阿姨。阿姨名叫顺子，和姐姐衞子不同，是一个全职主妇。虽然她家并不是很大，却是纯日式的独门独户。顺子结婚比衞子早，手岛夫妇之所以会把住处选在妹妹家附近，也是由于衞子直觉地认为“这样一定会比较方便”。她们姐妹关系一直很好，结婚之后两家人的交往也很密切。阿姨家还留着好几张伯朗婴儿时的照片。妹妹、妹夫没有孩子，或许正因为如此，伯朗深受两人的宠爱。

伯朗并不讨厌待在阿姨家，不仅这样，他甚至会因为期待阿姨烤的饼干以及蛋糕而从学校一路跑回去。

顺子的丈夫宪三是大学老师，是个留着长发的小个子。有很长一段时间，伯朗都不知道他是教什么的。到初中以后，他才知道他是数学教授。

虽然宪三很少在家，但偶尔遇到伯朗都会教他许多东西。告诉伯朗“如果一个班里有四十个孩子，那么就算有两个人生日是同一天都很正常”的也是姨夫。伯朗曾经觉得那怎么可能，但调查以后却发现正如他所说。伯朗小学一年级的班级里甚至有三个同学的生日是同一天。

“人的感觉是靠不住的。赌博的事万万不能做。不论怎么赢，往后都必然会输。”

宪三喝着最爱的啤酒告诉过他这样的道理。据说一清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和宪三是关系甚好的酒友。

伯朗会频繁遇到的人，除了阿姨和姨夫以外，就是衞子老家的外婆了。外婆独自生活在西东京一个名叫小泉的镇上，她也很宝贝自己

的第一个外孙。伯朗曾用气枪把隔扇和拉门打得全是洞，最后还射击佛龕的摆设，把里面弄得一塌糊涂。即使这样，外婆也没有责备他。她只是说：“不可以对着人射噢。”

由于一清的父亲早逝，伯朗和父亲这边的亲戚可以说是全无交集。祯子对顺子这么说过：“在那边的人看来，如果贸然和单亲家庭扯上关系，然后被求着借钱之类的也很麻烦吧。”

伯朗在失去父亲之后的生活环境大致就是这样。要说的话，就是日子没什么变化地继续着，悲伤在不知不觉间淡去，回忆起父亲的时间也渐渐减少。他甚至觉得，说不定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太难过。

就在这样的某天，他和平时一样去了阿姨家，却被交代换上了新衣服。白衬衫、灰色短西裤加上藏蓝色外套，这样的打扮正是如今所谓的“应试风格”。

而实际上，那也的确是面试准备的。

伯朗穿上一身新衣后等着祯子，到了傍晚，她来接他了。看到母亲的打扮，伯朗略微吃惊。平时只穿牛仔褲的母亲穿着裙子，头发梳得很好看，似乎是去了美容院，精心化了妆的脸庞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

“今天是在外面吃饭噢。”离开阿姨家后，祯子告诉他。

“拉面？”伯朗问，因为以往在外面吃就等于吃拉面或烤肉。

“不，可以吃到许多更好吃的东西。”然后，母亲继续说道，“还有一个人也要来。虽然是伯朗不认识的人，但不用介意。不过，要好好跟他打招呼噢。”

“是妈妈的朋友？”

“嗯……” 祯子含糊其词地说。

“虽然有点儿不一样，但今天你就先这么认为好了。”

然后，她又简单地说了句：“是男的噢。”

听到这句话，伯朗的心情顿时无法平静，那感觉就好像正在玩已经得心应手的游戏时被突然告知规则变更。近似不安以及焦虑的情绪在胸口扩散。从今天开始将会发生一些事，家里的生活也将随之改变——他没来由地有着这样的预感。

他被带去的餐厅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地板擦得锃亮锃亮的，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上摆放着插有鲜花的花瓶。每一张餐桌旁都坐着看起来很优雅的大人，他们神情自若，谈笑风生。在伯朗看来，他们赫然就是有钱人。这里就是这样的人才来的地方。

自然，他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来这样的餐厅。工作人员在前面带路，伯朗蹑手蹑脚地跟在母亲身后。

两人被带到了与其他客人隔开的房间，也就是所谓的包厢。

一个男人正在那里等候。那是个身穿深黑色西装、体格魁梧的人。他起身对着伯朗露出温厚的笑容。

“你好！”他对伯朗打招呼道。

“你好！”伯朗虽然做了回应，但视线没有与之相对。

他完全不记得这一晚吃了些什么。据祯子说，那天是法国料理，给伯朗准备的似乎是儿童特别菜单，但伯朗对此毫无印象。他只记得那个男人动不动就会问有关自己的问题，然后祯子一一回答。不，还有一点，祯子那略显紧张却神采飞扬的表情深深地印在了伯朗的脑海里。母亲双眼生辉、唇边荡漾着幸福笑容的模样与平时判若两人。

那男人姓矢神，当时他没有告诉伯朗他的名字。

几天后，伯朗照例在放学后去了阿姨家。正当他大口吃着戚风蛋糕时，顺子问他：“上次怎么样？”

他不知道她在问什么，于是就照实说了。

“你和矢神先生吃过饭了吧？开心吗？”

“阿姨，你认识那个人？”

“只见过一次。哎，怎么样？开心吗？”

伯朗摇头：“一点儿也不开心，就他们两个大人在说话。”

“哈哈。”顺子笑道，“是吗？那样的话，小伯是要觉得无聊呢。”说着她面露正色，又问：“你觉得矢神先生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是感觉好还是不好？”

“这怎么知道啦，才见过一次。”

“是吗？不过，你没有觉得他是坏人吧？他看起来感觉还挺温柔的，不是吗？”

很明显，阿姨在等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伯朗只是坚持说不知道。实际上，他就是不知道。

之后没多久，和矢神先生吃饭的机会再次来了。这次是烤肉，或许正因为如此，伯朗穿的是平时的衣服。祢子也没有特地去美容院做头发，只不过和上一次一样，她穿了裙子，妆容也较平时明艳。

矢神先生的服装和之前相比没什么变化，只是这次他没有戴领带。他脱去外套，卷起衬衫袖子为伯朗和祢子烤肉。

“你喜欢五花肉是吧？多吃点儿。烤过头就不好吃了。看，像这